山右石刻叢編

山右石刻叢編卷三十四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等處提督鹽政印務節制太原城守尉天門胡聘之采

董澤書院記

碑連額高四尺二寸五分廣一尺六寸十七行行四十七字正書額題五字篆書今在聞喜縣

董澤書院記

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虞集撰

集賢侍講學士正奉大夫張昇書

太中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李侃篆額

帝王之為天下治與教而已自聖賢不必有位而其事分是故表程伯子之墓者曰周公歿天下無善治孟軻死百世無

真儒治不出於真儒雖治弗善也　昔伯子之師友則周子邵子及張子與其弟叔子也程氏之學出於周邵氏雖若别出及伯子論其學之所至謂之安且成者固無以異矣前聖既遠此數君子者出而後聖賢之學帝王之道始大明於天下有知其說而得以見諸行事焉此孟子所謂一治一亂之所繫者也周邵與伯子廣大而精微高明而平實渾淪磅礴人莫得而窺焉及叔子之時邪說益以用事有待於匡闢而爭者起矣門人徒以其說相傳家人固怵於利害棄絕而弗之從已時則有若故宋丞相忠簡趙公鼎奮自閩喜諸生獨能學邵氏於其子學程氏於其門人得其說而尊信之生死以之而弗變也及相其君於危難之間庶幾行其道而竟以貶死非天也夫公子孫以此多留江南而其族人之在董澤者

無恙也我
國家混一始得以音問相通今國子博士賀翁公之六世孫
也得請於
朝祠公聞喜縣學蘿澤之族人聞之來走京師見賀翁賀翁
謁告與之歸作書院於其鄉以淑其人庶幾公之遺意焉蓋
距公之時幾二百年矣賀翁來求集記之集受言而作曰嗚
呼公為相五年人心天理之所存者遠矣而害之者日勝卒
不得盡行其志以為天喪斯文乎而周邵張程之說至朱元
晦氏而條理發明以推致其極則天之未喪斯文也夫博士
將有以教其人也公之德業在國史論定百世人得而觀焉
若夫其所以為學者則凡朱氏之所述者有之矣昔者周子
之言必合伊尹顏淵而並論之而後賢之論學者亦日立志

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游於董澤者其以是求之哉

至順四年四月一日

國子博士趙質翁立石七世孫趙凝七世從孫趙采趙禮

趙中趙智董役□□□趙□□甘泉張

按聞喜縣志董澤書院在阜底村邑人趙質翁建今廢今縣志藝文類有董澤書院記虞集撰卽此碑按碑言故宋丞相趙公鼎奮自聞喜學邵子程子之學子孫留江南而族人則在董澤今國子博士質翁公六世孫請於朝祠公聞喜學歸作書院於其鄉今縣志選舉質翁鼎六世孫延祐二年進士官助教又董泊在縣東四十里趙質翁董澤書院在此並與碑合虞集題銜爲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以集傳考之文宗卽位除奎

章閣侍書學士文宗崩將立托歡特穆爾爲太子召諸老
臣赴上都議謝病歸續通鑑元統元年即至順四年八月集謝
病歸碑題至順四年四月立以元史順帝紀考之帝以至
順四年六月初八日即位上都十月戊辰詔曰其以至順
四年爲元統元年碑立在前故仍書至順號集以八月歸
四月未去職故仍書奎章閣侍書學士碑闕文据縣志補

殷珍墓碑

碑高五尺一寸廣二尺三寸五分十九行
行三十八字正書今在繁峙縣東莊村

有元贈奉議大夫大夫巽（卒）路中驍騎尉孝義縣□殷府君碑
奉政大夫藝文少監同檢校書籍事歐陽（玄）撰
奎章閣授經郎從仕郎揭傒斯書
太中大夫参議中書省事張起巖篆額

府君姓殷氏諱琮字□□家世汝南
祖考諱成考諱福□權堅州□諸軍奥魯官君生資惇愿蚤
自植立寡嗜好樂廉退輕財而□與□鄉□空乏或朋友孤
遺薾周之無難色而自□撙約平居褒衣大帶被服雅素有
儒者風整□家務□有禮御臧獲不為苛嘀與賓客言終日
不及封殖惟以陰德報施勸式前哲常曰吾生平好善如登
視力所詣後世□有興者乎父老志其言自弱至壯州郡薦
辟皆辭不就至元廿六年三月廿四日卒年四十八塋五臺
山之東莊村娶常氏繼靳氏子三人長仲興將仕郎東平等
處管民同提舉□次仲温由宿衛歷事
仁廟至
今朝廉慎厲敏起□奉宸庫副使五遷朝列大夫同僉中政

院事次仲亨將仕郎中瑞司典簿以仲溫貴贈奉議大夫與
平路揔管府治中驍騎尉孝義縣子夫人常靳俱追封孝義
縣君靳後君四十□年卒持家肅雍教諸子迄于成祔府君
阡女一人適王氏孫男一人慧忠孫女五人忠□學生□從
余游□父□來請銘辭曰
受姓周伯族大維殷生也曠僚沒為封君仲子蚤貴布政中
閫錫子鉅萬器物帛衣拜手稽首使瑞使畨詎如寄章資親
九原百川有宗學海必至萬木同本均暢壹遂府君播種厥
後是鋌如川滙支如木食實豪山巍巍永妥厥居啓壤郡國
承茲權輿松楨迴拱貞石斯樹太史表之鴻厥慶譽
□□癸酉歲戊午月戊戌日未時朝列大夫同僉中政院
事仲溫立石

桉通志金石記碑爲順帝癸酉殷珍子朝列大夫同僉中政院事仲溫所立繁峙縣志順帝元年歲在癸酉碑所謂之年號爲元統無疑今繁峙縣金石志有此碑文碑題中驍騎尉孝義縣下闕文以碑文仲溫貴贈奉議大夫冀甯路總管府治中驍騎尉孝義縣子考之當作子字縣志作癸酉年十月立石今搨本作癸酉歲戊午月立石當以搨本爲正縣志殷珍堅州人父福嘗權州事珍性惇厚廉退州縣薦辟皆辭不就仲溫珍子延祐中官奉宸副使五遷至朝列大夫同僉中政院事並與碑合元史百官志中政院同僉二員正四品碑爲藝文少監歐陽元撰奎章閣授經郎揭傒斯書參議中書省事張起巖篆額以元史考之歐陽元傳置藝文監文宗親署元爲藝文少監纂經世大

典升大監揭傒斯傳早有文名湖南憲盧摯程鉅夫列薦於朝授翰林國史編修官天歷初開奎章閣首擢授經郎修經世大典特授藝文監丞按圭齋集無此文張起巖傳文宗親郊後轉參議中書省事則起巖篆額當在至順二年元升大監傒斯授藝文監丞皆以修經世大典遷改則撰文書碑亦必在天歷至順之間又縣志殷珍及子仲溫墓在縣西十里東莊村碑見通志金石記

伯王廟碑

碑從拓本錄出尺寸行數無稽今在陽曲縣趙村

重修伯王碑記

古桐張希良撰并書

修立維那頭人王□閏　王濟　王恩　王從

閭喜解之屬縣距東北五十里許村曰趙馬有廟鳳原冀其東龍澤湛其南西敞□□北負紫金地致殊雖代有革易人亦繼承□□往者罹金季亂中父老秦順輩同王棟僉議起□咸樂為助厥楹甍壁[illegible]然而彩繪至於唇甍柱栱莫不翬飛輪奐有王棟倡之而日不惟如是將風雨漂搖歲久湮[illegible]而啓吾人之敬心也爾日之功不幾於隳墜是要懇罄已餘貲度役鳩工近取土而埏埴遠鑿石楊惟忠踵門狀其事願文諸石僕聞有虞之朝有王者謌云也書曰谷益汝作朕虞是也當堯之時舉舜而敷治舜使益為山澤之官益乃掌火焚烈一民得而食萬世功也故祀典曰法施於民以禁設茲里載德之誠不亦偉歟意神之道依人而行者美而又血食敬將歲享不怠則其時雨時暘禱禬禳之為心其亦事神之

仁心也僕不許狂斐而為之書
晉寧路聞喜縣尉張慶安
晉寧將仕佐郎聞喜縣主簿政乞兒歹
從仕郎聞喜縣尹兼管本縣諸軍奥魯勸農事知渠堰
忠翊校尉聞喜縣達魯花赤兼本縣諸軍奥魯勸農事渠堰
時大元至順四年中秋
按碑題古桐張希旦撰并書希旦延祐七年書補修宣聖
廟碑自題生員後至元三年書萬戶八撒兒德政碑題與
此碑同蓋元季聞喜之能書者聞喜縣志補伯王廟碑至
順四年立在趙村郎此碑聞喜縣志有伯益廟碑所云地
名有鳳原龍澤紫金等名縣志鳳凰原在縣東六十里董
泊一名叅龍池在縣東四十里紫金山在縣東七十里碑

末所題諸官有聞喜縣尉張慶安將仕佐郎聞喜縣主簿政乞兒歹從仕郎縣尹闕忠翊校尉達魯花赤闕校縣志元聞喜主簿赤乞兒歹至順時任此碑政字當即赤字之訛又縣志元至順時縣達魯花赤有著木虎孛羅帖木兒二人縣尹有吳希賢王琥尚闕本三人至順紀元止四年則此碑所闕之名氏未必非縣志所載著木虎諸人惜不得一完本證之耳

廣禪侯廟碑

碑高二尺九寸七分廣一尺七寸二分二十行行三十七字正書今在壺關縣四家池

維大元國晉寧路潞州壺關縣三老鄉內王村新修廣禪侯廟記

前鄉貢進士元惟一撰

蓋聞鬼神之道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幽深玄遠□□窺測然
祭之盡誠則亦有時而在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焉至若壺
林之南有聚落曰內王里其里衆老有會曰鄉約約曰凡我
同會之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等相親睦□□
酒果佳餚為□而以忠信孝悌為尚一日衆友議曰立約雖
云美矣然所以未盡善也何□□無神以宗之衆曰將安適
從中間會長姜添曰牛王神往古來今我農家之當禩雖然
當繪□以形乎塑之以像乎曰繪之以形此一時之偉觀未
若塑之以像以遺將來俾後輩子孫□□衆曰諾於是輙鳩
工集金選木董石以搆大宇厥功將興適丁事阻加以大雄
那來宣天年□而捐經營焉於是風雨摧敗而梁棟朽腐歲
月云邁墻垣頹圮前日之功遂狠籍矣一日朱□男居元并

善承曰祖宗經營之志未就而卒是猶有遺為人子為後者奈何不繼志述事耶□□然曰我數人當同心協力乃能有功我祖我父在天之靈亦眷顧尔不然雖在時甘旨之□亦不得為孝也于是仍舊作新未幾而□功告成□墻峻宇塏祀一新神像巍巍誠一時□□甫年載間本社牛羊茁壯皆曰甚得我

廣禪侯神之祐矣豈非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歟然□以緣造作若茲壯麗雖我數人之謀為亦賴衆人之力耳俾將來者不知創自何代特肇數□以註之云爾嗚呼茲宇之建永為鄉約藍田之遺風以致鄉里敦睦之行方之於不務民義□諂黷鬼神者殆不間然耳

歲在癸酉重陽季秋哉生明越翼日記

立功人姜添　王義　武元
立石人宋齊　武正　鄭延　趙宜　朱朝　姜伯元
鄭顯　任元　宋全
衆老人等鄭廷□　□□□　鄭國瑞　王榮　鄭□□
趙君美　鄭添　王贇
維那頭宋居元　鄭溫　王溫□　靳福
石匠黃山王君用芓　王子寶　趙和　趙寶　鄭寶
靳元　靳聚　木匠本村□□　瓦匠武元□□□□待
詔任居□　塑匠賈都科塑待詔本縣王德王興
按碑題鄉貢進士元惟一書壺關縣志元舉人有元惟一
與碑合續志金石記廣禪侯廟碑在四家池碑標目云維
大元國晉甯路潞州壺關縣三老鄉內王村新修廣禪侯

廟記潞城有廣禪山此云廣禪侯未詳所自而祀爲牛王事涉不經錄以存古不以鄉曲委巷之言而擯之也縣志三老鄉在縣西南三十村（三老坊註爲漢三老令狐茂立）元碑又有韓仲元內王村大覺院興修記金石記亦云在四家池此四家池即內王村之證末題歲在癸酉至順季秋哉生明越翼日記即至順四年九月四日碑見通志金石記

姚天福諡議碑

碑高三尺五寸三分廣二尺五分二十五行行四十五字正書今在稷山縣

參政姚公諡議

太常博士劉致議

前大都路醫學教授張

泰定元年三月日中書吏部以故參知政事大都路總管姚

公之諡曰太常下博士定擬按事狀并王翰林　碑銘公名
天福字君祥其先家東雍胄出唐相文□公崇有名伯禄者
任絳覵察判官遂為其邑人公嘗為吏見同輩日惟酒食是
飫乃曰吾不為是也取春秋讀之通大義以材辟懷仁丞御
史臺擧□故承相塔察耳為大夫遷為管勾架閣即劾掾之
受賕者擢拜監察御史日與柄臣廷□得失不少假借
上嘉其峭直錫名□□思華言虎也且喻之曰有違
太祖聖訓及示　朕紀者當專達焉侍御史安兀失納
賂阿合馬倚為聲勢公朝服
上前劾　□奏之　詔免歸田里一日安與大夫孛
羅雙陸公捽其衣起而叱去之擧座大駭時月兒魯公與孛
羅同為大夫　公奏曰一蛇九尾首動則尾隨一蛇二

首則不能行矣今憲令不綱由一蛇二首也孛羅自劾去由
是內外臺寮權要不之便乃構公室大□
上潜括之無所得信任益力□有　賜與甚□□不受
詔罷各按察司公白月魯公曰監司之設非惟按舉
姦宄亦所以壯基業固磐石也月魯公入言之得以不罷竟
出為同知衢州路事未幾改河東按察副使以治書侍御史
徵授淮西按察使維甸為兵衛從將豪惡吏為民蠹公併其
魁桀人賴以寧改湖北按察使發省臣平章贓賄數十事其
人皆樹邊勲　上免所居官流徙其黨與轉山北按察
使公教以樹藝五穀連熟畜牧蕃息其人建祠刻石頌公德
入為刑部尚書再出為揚州總管復轉淮西按察使取鉅姦
一人　奏投其實政化大行人目為包孝肅公桑葛敗

考許黨援平陽為多以公為平陽總管俾竟其事拜甘肅行省叅知政事以母老辭行按察改廉訪司為陝西廉訪使改真定總管拜江西行省叅知政事尋以叅政行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京師之人號為神明初為御史日母夫人趙氏戒之曰汝委質為臣當竭心所事勿以未亡人為恤公再拜受教其語聞

上曰巴爾思母子當於古人中求之命文忠上公傳

旨翰林俾書之口最公平生一命御史臺管勾架閣凡一十八除為叅知政事大興府尹積官將仕郎至通奉大夫官階俱二品亦可謂遇也已然而兩值權姦屢發其私剛正之氣不為少屈尹京持憲善政滂洋一以為神明一以為古人彼貪墨飢散犲狼狐貍宜其視公猶虎也矧賢母如孟母慈訓

移忠所事乎夫明鏡止水妍醜畢形而物無所忤者無私也
公之所為殆若是□□□法廉公方正曰忠執心決斷曰肅
請謚曰忠肅
至順四年　　日
校碑題太常博士劉致議前大都路醫學教授張桜元文
類劉致有肅貞敏公尉謚議碑言泰定元年三月日中書
吏部以故參知政事大都路總管姚公之謚關太常下博
士定擬此致以泰定元年爲博士之證碑有云按事狀并
王翰林碑銘元文類李魯瓣大都總管姚公神道碑云天
歷己巳予侃以公行實徵銘神道之碑今稷山元統碑本
忠肅姚公神道碑云至順元年五月丁卯詔命國史臣集
撰姚忠肅公神道碑校謚議則泰定元年已詔王翰林撰

碑今𠦜集碑盛行而王翰林碑不見或亦以其所述過簡而未列於石歟碑所述官與史傳並同元文類錄諡議四何忠肅榮祖陳文靖儼姚文公燧蕭貞敏𣂏而無此益爲其不可勝錄也天福績行甚夥諡議獨舉叱李羅發湖廣平章賦毋夫人戒事意在列其大者

姚天福墓表

碑刻四面高七尺七寸三分廣三尺九寸五分前後面各三十一行側厚一尺二寸四分八行行六十二字至七十一字不等正書今在稷山縣南陽村

故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大興府尹贈正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平陽郡公諡忠肅姚公神道碑并序

奎章閣侍 書學士翰林直學士中奉大夫知 制誥同

修　國史兼　經筵官臣虞集奉　勑譔并書篆額
至順元年五月丁卯有　詔命　國史臣集譔姚忠肅公
神道碑又　詔臣集　曰鑒書博士柯九思其壻也可徵
其家世行事歲月臣集奉　詔再拜稽首而言曰臣前未
奉　詔書忠肅公子侃嘗以其父事求臣為文臣以為天
下　國家之方治也天必為之生剛毅正直之材奮其百
折不回之氣發姦邪之機而奪其魄摧強暴之鋒而壞其勢
嬰犯危難若嗜欲然然後不仁者遠而君子之道行矣譬諸
農夫之無利鋤則無以芟薙根莠而遂嘉禾之成虞衡無彊
弓勁矢而繼夫火烈之舉則龍蛇保菹澤豺虎横道路民物
何以為生乎若夫揜阿巽懦之徒日為苟容之計不順從則
委去　朝廷緩急何所望乎世之論治者徒知雍容廊廟之

為美曾不及先事驅除之助者殆非通論也昔我
世祖皇帝既一海内臨　御三十五年隆平之教近古所無
也然方其圖治之切而其繇之流因其憸壬之材以自售其
貽毒於當時蓋亦幾矣而去凶除暴從諫如流卒不蹈其獘
者固出於聰明睿知而任耳目之寄嘗彈劾者亦厥其有人
哉曾考記載搜乎見聞而得之忠肅姚公其人也公諱天福
字君祥姓姚氏系出唐宰相文獻公崇其後有諱伯祿者為
絳州觀察判官卒於官遂居稷山南陽里大父處士敬父處
士居實當金季避兵鴈門壻于趙秦進士家生公稍長有材
器懷仁縣推擇為吏同列或弄文墨嘬蕆甘歠為得志公鄙
之去從儒者學春秋通大義固以節誼自期矣父母亦奇公
日勗忠孝之事而公之所見已不與常人等矣嘗　　憲

宗皇帝時　世祖以太弟駐兵白登懷仁當以蒲萄酒
進行幄公以吏在行應對敏給　上奇之留備宿衛至元
初遂為其縣丞丞相塔察兒奉　旨睦親於北藩代守楊闕
闕出以其才薦丞相與之偕以為能五年立御史臺丞相為
御史大夫為之屬者聲名風采必極天下之選以公為架閣
管勾兼獄丞即獄獄言事如御史然十一年真拜御史服其
服入論事當是時羣臣　奏事皆便服衆見公朱衣抱笏以
入駭神相顧莫知所為入見　上首論省臣阿合馬擅政
柄為姦利事出詣中書省執之以見　上阿合馬亦期得
對必殺公及至　上前探皁囊出廿四事抗聲論之才及
其三已情露引伏　上為之動容曰即此已不容誅況其
餘乎　國人謂虎為巴口思　上嘉公之膽衆猶虎也因

賜為名以表之而諭之　曰有敢違
太祖皇帝成訓而干紀犯法者御史擊之勿縱時方以利權
為　上所倚未即罷而公迹危矣公按事北邊道過家拜
母趙夫人於堂下母見之大怒曰汝為御史胡為私至家即
遣去誨之曰汝第盡職勿以吾為慮苟以御史言事得罪不
測吾雖為汝死亦甘矣　廷臣聞其母之言以告　上曰
賢哉非此母不能生此子　命近侍董文忠公以其言付史
官書之大名守小甘浦侍宿衛之近冬獵于郊民不保其家
室有訴于　朝者　上命御史按之反為所敺而還更以
命公公則微服廉問得實即召馹馳至府設獄具立捕至庭
劾治之連及他淫虐不法事其人素貴驟出不意見折辱皆
款服械以俟　命近臣拔之幸得釋騎過臺門故有詐詬語

公適坐察院曰敢尔耶驅吏卒執之於佩囊得其與侍御行賕自免之記詰之知賕在某道士處公因夜巡入道士家得賕如書而侍御史不知也明旦方坐府公入臺叱左右撤其按手執之絕衣以逸公持其贓入　奏　上曰小甘浦之糧也得毋為　朕私之今其跡見矣雖然　朕嘗貰小甘浦死罪至十猶免之公曰今其罪十有七　陛下赦其十死其七誰當之且　太祖之法其可壞耶遂誅之而侍御史雖免官猶得以近侍與大夫孛羅宴見奕於　榻前公入　奏事引其衣而出之曰罪人也不可與大夫偶衆失色而罷時臺有兩大夫事臺制多不定臺臣患之公抗論　上前　上曰朕亦惟之御史言是大夫孛羅自以年少求退而專任月魯那演矣初立臺之明年各道立提刑按

察司以通遠情去民害察隱慝以防未然肅庶政以一風俗
天下甚賴之有近臣私黨布在中外者不便　奏罷之
上既許之矣公為大夫反復言所係之重大夫默然久之曰
非御史幾失此計夜　上在卧內大夫辟人入　告上
亦大悔未旦趣　命中書復立之　上嘗諭公曰昔唐太
宗嘉魏徵之言無隱嘗有賜　朕今賞卿勿辭公曰言臣
職也憂以不盡言得罪敢受賞乎固辭　上始怒終悅其
言而阿合馬畏公之久在御史也謀所以去之者　車駕
時巡上都行既遠託他事使兵馬司帥騎士捽縛公以去大
索其家無所得徒有脫粟數升耳因欲羅以他事而無其說
徒執公而鍛鍊成罪公曰宰相反無　詔旨自行在來而欲
擅殺御史固將反耶雖得釋猶左遷同知衡州路事左司召

之受　命公曰吾先受旨毋遠去臺俟得見　上乃行而
省臣亦不敢强也臺臣亦懼其激怒致傷沮　奏公為河東
按察副使時朔方兵興方冬盛寒役太原民轉粟民不堪命
公　奏曰外患未寧而先失内郡民心可乎　上悟太原
飢公發廩而後　奏有司覲望反劾公　詔勿問入拜治書
侍御史十六年除淮西按察使江南方内附民未安蘄黄宣
饒徽婺等路或相挻為盜輒起兵誅之而大掠其傍郡淮西
之地故宋宿將家多在焉而守將每造事稱警輒俘略之或
使人奪良家子女託為俘獲而轉口口率以舟計公曰是皆
天子赤子也孰敢不即津隘置吏閲察非臨陣之俘悉還之
痛繩掠賣之罪得還者數千家人至今祠之十八年徙郎湖
北時官江南者樂富庶之利漁欺斯民之無告以掊取為當

然行省平章攻戰功多曰晋鎮之公劾其不法以聞不報公入　朝親言之出境而遇盜或過之皆曰此姚按察船也盜曰公正人也不可犯其為人感慕如此相告遠去臺臣既以所劾者有功當議宥征乃顏之役遼東宣慰使阿老凡丁以軍興擅盜粟萬石者事覺被問輙佯死吏不得詰獄久未決臺省以　上旨俾公問之公察得實即至其處命樹栈于庭曰尸贓吏於此獄必竟遣捕之其人曰我詎能支姚公哉遂伏罪内或救之幸免得見　裕宗於　東宮泣告曰巴兒思鞠臣如執豕然　裕宗曰巴兒思無濫刑汝罪當尓故雖得釋而衆莫不震肅矣十九年阿合馬死阿老凡丁其黨也有不法事数以　恩幸免至是又遣公鞫問獄即具械以歸報廿年白持憲山北遼東境内蝗公至而蝗

死又有蒿藜蟲方害稼晝隱而夜食人莫致力焉一夕亦不
知所在民饑相率逃去公使止之而發公廩以賑其民郡言
于 朝遣使止之公留使盡賑乃已 朝廷亦無以為罪平
灤吏有巧文法為酷害者民甚苦之至形於歌謠莫能治公
得其情罪之吏悅服一郡皆喜郡民以畜牧游獵為業始教
之農桑其民日以富庶所至立學校延師以教之民有性至
孝者廬墓以盡哀人莫知貴公責有司上 聞而旌之有親
姊姪爭田者數十年不絕公按其事先問其姪曰今有敵尔
姊父者尔救之乎曰救又謂其姊曰今有戕尔之姪者尔讐
之乎曰讐公曰然則尔何爭耶皆感泣相持而去不復爭民
亦大化廿二年 上選六部尚書 問巴兒思所作 [illegible]
拜尚書有疑獄讞上不肯署而同列遂決之公以不得其職

去居歲餘所讞事白如公所疑而　朝廷亦知公之明而非
背矣初　朝廷以昂吉兒有軍功於淮西授中書右丞宣慰
使專權特重其子昂阿禿為萬户父子総兵者廿年寖為不
法淮海之間有盜七人自宋末為暴莫敢捕治宣慰使父子
交通愈不可制復　命公為淮西憲使捕得七人者併獲所
匿軍器或蔽之幾逸或援之不得急者問所連逮蹤跡甚著
盡擊殺之而劾宣慰使贓鉅萬時行臺揚州公親詣臺言之
昂吉兒使私人兵校丁文虎將盜殺公于途不能殺　公併得
而執之事　聞　詔遣近侍阿木治書萬僧按問昂吉兒懼
貽黃金餽人米囊中以入公知之隨之人蔟囊按上具得金
昂吉兒情得伏罪杖之昂吉兒還　京師以擅殺賊事譖公
上曰殺賊何罪廿八年丞相桑哥誅其黨人多在平陽

者移公尹平陽時有男子偽為女巫言禍福民為驚惑公曰
亂常而汚俗者立命撲死于市平陽郡大統州縣數十四方
之使過者甚衆又多貴近而供億無從出歳給之費什不及
一公決平湖之水為磑者四生財以足用種樹以供薪民力
以紓而貳憲速魯鐵行部反沮公公不為動速魯鐵受賂以
還公邀闕而劾之貳憲坐廢三十一年拜甘肅行省參知政
事以母老辭行元貞元年復為陝西憲安西郡守亡其印吏
議悉罷一府官公曰罪在掌印吏不省府不從兩上之卒如
公議　朝廷以真定為難治擇儁人守之六月以公守真定
自東西南入　朝者皆會真定而後入出使者至真定乃分
道又多　宗王貴臣往來亭驛不具為口舍亦不足雜處之
民間室家弗寧焉公大為館舍而民不覺勞推其法於屬邑

皆便之芻蕘不給又甚於平陽廣平陽之政而行之民又以為便而部使者不以為可兩言于 朝 天子以公為是命書諸令甲使他郡倣焉新樂小邑也有驛在焉民尤不堪於過客公遷驛遠之且便道而水暴至為害公草檄喻水神明日水退二十里驛成 隆福太后作佛剎於五臺山郡於山最近地大民衆受役者多真定之人方麥熟徵役甚急公輒止之他吏咸懼恐不測公遣吏上言請俟農隙卒從之灤城有過賈見殺于逆旅者縣長吏暴急不能得賊執逆旅主人隆氏父子三人鞫治之誣服獄三上公三疑之縣吏卒不肯改 朝廷遣決獄使者且至則就竟矣公問死者之母曰尔子所賫鈔有私識乎曰有取隆氏所納贓則無公曰信寃矣乃假他死囚之辭留其狀居一月得真盜於德興寃

者釋郡有罷吏朋黨數十人援急府為聲勢漁獵良善民不得息公悉知其名執而擊殺之懼而逸去者弗追也其後公道過他郡有儒衣冠來見者公問其鄉曰昔居真定有罪畏公逃去曰折節改行求為君子故願見公矣公待之如未嘗得罪者而其人益自勵云元貞元年　天子遣分道問民疾苦公奉使山東二年乃還大德三年拜江西行省參知政事病不赴四年以通奉大夫參知政事行京尹之事公明敏吏無敢欺民大悅服三河縣耕者得古銅印於田中未及送官怨家告以為反縣吏究之既誣服事上府一府愕然公取印觀之則故三河縣印也笑釋其縛而遣之立治縣吏與告者罪民有寡婦朱屬其弟以錢為商者弟因以富而姊日貧姊徵諸弟弟弗與吏若之姊告諸官率以無劵不為理公得

狀令其姊還家以待而召其弟曰尔昔貧今富何也今某盜
言尔貲與偕信乎弟惶懼言某因姊錢經營粗有餘有簿書
可徵公即召其姊按簿分其半與姊皆感悅而去其斷決明
識類如此六年正月以疾薨官護其喪歸葬絳之稷山先塋
之處且有遺言曰必歸葬我公之尹平陽也嘗歸拜墓下郡
人刻石識之至是公父子以次還葬先塋矣贈正奉大夫河
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平陽郡公謚忠
肅夫人趙氏楊氏皆封平陽郡夫人子男三長壽童早卒次
祖舜秘書著作郎先公卒次侃內贓庫副使楊夫人出也侃
子禱亞女一歸柯九思嗚呼古人有言曰太剛必折公為御
史數年六持憲節一為臺官所劾治皆權姦强酷之吏及治
民大邦摧强扶弱理寃肅化尤為誠厚切至逾於在風憲時

向非　明主在上一舉事不死則斥不復起矣安能屢成其功哉此固非特公之能也實繇　世祖之聖明焉故曰天下　國家之方治則天為之生斯人豈不然哉臣所書如此　國家稱治獄二事殊神怪臣不敢書察問故吏考其事實令奉　明詔得而并書之公為山北遼東按察使武平路武平縣車坊寨劉義軍籍也其兄成暴死詣官告其嫂阿李與建州王懷通疑其為所殺縣令丁欽驗屍無死狀言諸府府不能決以告公公曰安得無死狀期三日必如期復命府以責欽欽憂不知所為其妻韓問之曰何為憂若是曰劉成之獄有其情而無其跡府期責甚急且姚公不可違奈何韓問其事始末曰驗屍時曾分髮覷頂骨乎亦觀之無見焉曰子不知是頂中當有物以藥塗之泯其迹耳欽即往濯而

求之項骨開得鐵三寸許持告府府詣公言公曰敏哉令胡為前迷而今得也名欽來賓之欽至具言得妻韓教事公曰法當賞韓以他事苛留欽而以欽言召韓於家韓至即引至公前公曰汝能佐夫不及甚善汝歸欽幾何時曰妾萊州人嫁廣(寧)李漢卿為妻漢卿死十月貧無所依適丁令半歲矣公曰漢卿今葬何所曰寄殯廣(寧)某寺中貧未能還葬也乃以韓付有司曰是有事當問即遣愿吏劉某晝夜馳四百里至廣(寧)會官吏即某寺果得李漢卿棺啟而視之其顱則腐如劉成也取廣(寧)文書封顱鐵以還公以鐵示韓韓即款服而欽亦自縊不旬日而兩獄皆具平灤守揑古伯盜用年銷錢事覺御史府檄公覬問之揑古伯逃吏張仲威請追之公曰勿追也汝往城西橋候之并執以來仲威偽為漁人坐橋

下果有舟至府官吏在舟中持其印印文書仲威突登其舟曰按察名汝奪其印與文書則年銷楼也遂并執其人以至欵立具公因其人而親入報道過景州今遵化縣也未至州數十里有羊角風起馬前公曰此必有寃告我吏心誚公而不敢言公曰苟有寃風當先我至驛即不見及至州驛庭間蓬蓬然轉旋不去公召尉還老於淅徼者二人曰汝隨風往仍諭風曰人行勿越山踰水三人者從風行盡一日野宿口風復作於前從之又半日至澤中葭葦深處得殺死者五人皆無所考辨獨一人胥間繫小印持還以為左驗公曰吾得之矣乃召州長吏語之曰我寄奉檄市布帛賞工数甚夥盡括逆旅所有徵驗之印文不類曰殊少不足用也使人四出邀行賈吏出西門有四人載布五驢北行者即止之曰官市

爾布曰吾弗粥也曰官市汝安得辭即盡驅以至州市布上印文如所得者即推此四人問以羣中殺人事欵服無異辭事　聞取而尸之　京城之外云此二事世所傳說多有之而姚公之事歲月地理人氏名姓悉詳如此故可書銘曰

昔在　世祖百度維新乃崇憲綱以勵具臣維時擇人罔或不正才或不齊職各思盡岳岳姚公百鍊之剛疾風震霆烈日嚴霜孰狠孰詐孰暴孰倖孰恩而肆孰黨而橫彼為患失念在子孫若昧不知若隱不聞公曰皆然　天子何賴有姦必擊矢死無悔柄臣盜權謂天不知朝服出僻盡抉其私　上壯其勇錫名曰虎賁視魏徵亟出少府徵受公否定邁昔賢盜索其家粟無餘饘古之遺直豈以為厲視民如傷莫敢不至相時小人歎愧心降孰謂君子不與其忠至元之

域地大物衆容有姦黠乘間以縱縱而卒誅伊誰之功　君
能用言臣悉敬恭用能貽謀以遺孫子有勸有懲孰謂風紀
雖或其人不皆如公貪廉薄敦凛其下風持憲終身抨擊日
報而實仁恕愛民有道稷山之墟善復其神君燕蒿上丹肅瞻
倖人　聖皇有　詔信史紀實何千萬年來者敬式
元統元年歲在癸酉三月十三日奉訓大夫大名路同知
開州事男侃立石

茅紹之模刻　鄭丙通成造

桉碑題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直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
同修國史兼經筵官臣虞集奉勅譔并書篆額元史虞集
傳泰定初除國子司業遷祕書少監拜翰林直學士俄兼
國子祭酒文宗即位仍兼經筵除奎章閣侍書學士有敕

兼諸職不過三免國子祭酒修經世大典命集與中書平章政事同任總裁續通鑑至順元年二月有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以碑文至順元年五月命臣集譔碑考之集是年正爲是官與碑題合碑云又詔臣集曰鑒書博士柯九思其壻也元史類編柯九思字敬仲號丹邱生天台人官奎章閣鑒書博士能詩文善楷書並畫竹木筆勢生動論者謂文與可後一人至順三年劾其賦性狡譎罷桉九思以至順二年罷鑒書博士見元史本紀以碑證之則九思是年正爲鑒書博士也桉元文類有孛朮魯翀大都路總管姚公神道碑與此略同元史傳則過簡碑所言公之仕履如懷仁縣推擇爲吏憲宗時以太弟駐兵白登留備宿衞至元初遂爲其縣丞傳止言以材辟懷仁丞不言爲吏

及宿衞事孛朮魯碑有碑云五年立御史臺丞相塔察兒為御史大夫以為架閣管句兼獄丞十一年真拜御史本傳但言尋拜御史不及碑詳孛朮魯碑言以承事郎拜御史碑所言論省臣阿合馬擅政為姦利事見本傳碑又云左遷同知衡州路事奏為河東按察副使入拜治書侍御史十六年除淮西按察使十八年徙湖北廿年因持憲山北遼東傳則云左遷天臨朝列大夫衡州路同知不就起為河東提刑按察副使徵拜中順大夫治書侍御史十年江南既平授嘉議大夫淮西道按察使轉湖北道按察使二十年遷山北道按察皆與碑合而碑不書階孛朮魯碑有階而視傳簡碑又云廿二年拜尚書不得其職去復命公為淮西憲使廿八年移公尹平陽三十一年拜甘肅行省參知政事以母老辭元貞元年復

爲陝西憲六月以公守眞定天子遣分道問民疾苦公奉使山東二年乃還大德三年拜江西行省參政四年以通奉大夫參知政事行京尹之事六年正月以疾甍傳則云二十二年入爲刑部尚書尋出爲揚州路總管二十六年復爲淮西按察使二十八年天福爲平陽總管俄拜甘肅參知政事以母老辭孛朮魯碑三十年拜中奉大夫甘肅行省參知政事以親辭三十一年授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使孛朮魯碑成宗即位使肅政廉訪於陝西按成宗以至元三十一年即位合孛朮魯碑考之天福於至元三十一年使陝西非元貞元此碑誤尋除眞定路總管孛朮魯碑元貞二年春二月遷眞定總管冬丁太夫人憂中書起公還眞定傳無大德二年授江西行省參政疾辭孛朮魯碑大德三年拜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辭奉使山東還傳無四年拜參知政事大都路總管大興府尹使山東事六年疾卒孛朮魯碑四年秋七月以通奉大夫參知政事行大都路

總管兼大興府尹六年正月二十八日薨于位所言月日皆較此碑及傳爲詳按續通鑑大德六年十二月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姚天福卒此碑不言何月卒孛朮魯碑云正月續通鑑云十二月而孛朮魯碑有日當以翀碑爲正碑言代守楊闊闊出卽孛朮碑所言太師楊闊出其言丞相者卽塔齊爾元史本紀七月癸丑立御史臺以右丞相塔齊爾爲御史大夫卽其人傳言拜御史每面折權臣而無其名以碑合孛朮魯碑考之卽阿合馬錫名巴爾斯事亦見傳元史本紀至元十二年四月丁卯大司農御史中丞博囉爲御史大夫卽碑所言孛羅傳時御史臺置二大夫天福言有一蛇二首之患帝詔伊蘇特穆爾及博囉諭之孛羅以年幼自劾按傳言伊蘇特穆爾卽碑所言月魯那演孛朮魯碑作月呂魯据碑則元按察司以

天福言得勿罷傳同傳云有出使者淩民取賄卽碑所云之大名守小甘浦碑云侍御史者卽孛朮魯碑之安勿失納碑云阿合馬使兵馬司帥騎士猝縛公而傳不顯言但云權臣不悅左遷而已不顯阿合馬名不可解碑言從節湖北劾行省平章者卽阿爾哈雅孛朮魯碑所云輔臣楚國公爲淮西憲劾宣慰使昂吉兒傳皆沒其名於湖北則曰發省臣贓於淮西則曰按鉅姦一人非此碑與孛朮魯碑則竟無由知所發所按之人碑云隆福太后作佛刹於五臺山繢通鑑大德元年五臺山佛寺成皇太后親往祈祝又太后曰吾非喜建此寺蓋先嘗許爲之卽此寺碑云子壽童祖舜侃並見傳及孛朮魯碑碑末所言贈官據朮魯碑則以泰定三年子侃請謚忠肅謚議爲劉致撰今有碑本所言洽

丁欽獄事亦見輟耕錄元人好談折獄如漢趙京兆廣漢黃丞相霸在元則鋪張名績必更有勝於此碑者觀元史良吏傳可知碑末題元統元年三月十三日大名路同知開州事男侃立石稷山縣志元府尹姚天福墓在路村又按碑所言事多見元史本紀至元十二年四月丁卯御史中丞博囉爲御史大夫九月丙申伊實特穆爾爲御史大夫十三年正月大名路達魯花赤小鈕部坐姦贓伏誅籍其家二月御史大夫博囉爲樞密副使十五年有淮西宣慰使昂吉爾二十三年六月辛丑中書省言圖爾哈來奏前約蘇穆爾阿爾哈雅互請鉤考今阿爾哈雅雖已死事之是非當令暴白十二月癸卯約蘇穆爾籍哈爾哈雅家貲運致京師按阿爾哈雅至元十三年拜湖廣行省平章二十三年加湖廣行省左丞相卒封楚國公

天曆以十八年從湖北正阿爾哈雅平章時　皆可參證碑見通志金石記

天井關孔廟本息記

碑高四尺一寸廣二尺二寸五分二十七行行四十八字正書今在鳳臺縣

宣聖廟重增本息記

前普安□□□教授徐□亮撰

前奉元路醫學教授□□□鄉貢進士馬融嗣書丹

夫子之道切於人倫日用之實甚於水火不可一日無也□子祀事□特見於一州一邑雖鄉村里社亦有之郡之□五十里有關曰天井路當南北衝要山隘關小郵□商賈耕讀之士共集百數廟南石上有

聖人廻車轍跡廟因有焉世變風移風雨剥落廊廡頽毀會遇文章賢牧奉訓伯福王公大振儒風刱建外門□□廡□

口口北邸舍復為修整以安行旅所得房課不計多寡以克
廟祀春秋釋奠礼之豐慊殆不可考至大德丁未繼有口善
州長奉訓解公守政是州致祭于廟復憫两廡正殿之踈漏
十哲賢像之弗完總率僚屬先輸己俸施舍有差鳩集有數
修飾已完仍餘中統鈔貳伯伍拾緡以為本官立文卷召募
本関王珍崔直等就帶營運每歲取息中統鈔九十緡加以
口課口口口克祀物厥後循良相繼定為彝儀泰定已來水
旱相仍民口饑饉行本之家闕食者有之逃亡者亦有之每
遇三丁本利口數不敷其用焉能取息以供釋奠之祀哉止
令本官前縣掾王弼孫同弟瑞及張伯口男溫等借貸營辦
官民未便至順辛未承事裴侯來尹是邑勤于撫字政有成
績未期闔境咸被其澤次年仲春上丁侯率屬吏執事詣廟

祀□其儀制一如□礼顔正殿東廡講堂店舍俱有傾圮甚為惶恐會僚佐及近門人户前州牧段正卿孫功允南小□□□星軺金王□□度其所費咸出力役鳩材募工經營之際庶民子來不日其功告成舊者新闕者備廟貌益□賢像益新柱□□廊廡已完邸店逆旅所用無□不具仍將元本緡數從便徵收見在人□貧者収其本而免其息逃□□□之數□□□□□敷元數從新給付富實之民□璧張温等依前營運存本取息及店課每歲所得中統鈔陸拾緡二項計獲利鈔□伯伍拾緡特命璧等逐月収受以供春秋二丁從實銷用置立印署文簿責付璧等収貯以備照用噫俟之用心豈淺淺□夫經始創業於前者固難矣繼志有為於後者為尤難俟之治是邑也不期年而五事□□善政所施

雖行旅赤子無不咸稱□□復完盛事豈徒銜於路人誇美而已要當紹春秋籩豆簠簋之際于後世矣一日□□□縣掾楊德昌來白慮日久湮沒□□求文列石以紀之允牢讓弗獲姑摭見聞之實以述之俟潞之漳源人名從善字□甫□□貴胄進身風憲其臨政也□□□柔□茹以廉幹勤謹為固守以重新清廟為已任下不失崇儒重道之懇心上不負

聖朝加號褒封之盛意於斯勉焉可謂知所先□□□之為政者能以□□之心為心則廟祀綿綿無窮矣勉書以為記

元統二年四月吉日本関王璧張沼張清王温張全張榮

馬□□□趙義張順司寬武讓武誠□□馮寬張誠張讓

陳德王瑞立石

尉吏成國器
司吏范椿齡楊德□□□忠張濟源
典史楊元
進義校尉晉寧路晉城縣主簿焦不花
承事郎晉寧路晉城縣尹兼管本□□□奧魯勸農事何
天瑞
敦武校尉晉寧路晉城縣達魯花赤□□□□□□輩奧魯
勸農事波羅帖木兒
長平趙良刊
按碑題前晉安教授徐亮撰前奉元路醫學教授馬融副
晉丹碑言廟南石上有聖人迴車轍迹鳳臺縣志孔子回
車轍迹邑南四十五里天井關石路轍迹迴環傳爲臨河

返駕處考廟碑孔氏官洛陽遷山下追思先聖立廟奉祀後人因之附會也桉宣聖轍迹不越河無由至天井縣志之辨爲確其云賢牧奉訓奉訓大夫伯福王公見縣志澤州知州有王伯福其云奉訓解公守政是邦志有澤州知州解公由都城官任亦闕其名此碑云大德丁未年十一解公守是州則以大德年任又云至順辛未承事裴侯來尹是邑碑末云侯潞之漳源人名從善縣志裴從善長子人晉城縣令令當作尹升本州知州至順辛未即至順二年此從善以至順二年任晉城之證碑末題銜有進義校尉晉城縣主簿焦不花承事郎晉城縣尹兼管本縣諸軍奧魯勸農事何天瑞敦武校尉晉城縣達魯花赤兼管本縣諸軍奧魯勸農事波羅帖木兒以縣志考之主簿即焦不花達魯花赤即波羅帖木耳此志誤耳當作兒何天瑞亦見

志碑言王公以邸舍房課爲釋奠費解公又率閭輸俸施捨得中統鈔二百五十緡以爲本每歲取息中統鈔九十緡泰定已來水旱相仍行本之家闕食逃亡不能取息令王弼孫等借貸營辦裴侯會僚佐人戸前州牧段正卿等咸出力役鳩工新之仍將元本緡數從新給付富實之民取息及店課二項獲鈔供春秋二丁銷用校段正卿卽段貞元史有傳爲澤州管民長官食貨志中統元年十月造中統元寶鈔每兩貫同白銀一兩又元路府州縣皆帶奥魯勸農者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十八年四月詔各路府州縣長次官兼管諸軍奥魯王利用千戸周侯碑奥魯本朝軍人族屬之名食貨志至元七年立司農司所在牧民長官提點農事種植之制每丁歲種桑棗或榆柳二十株種雜果者每丁十株九年

命勸農官察舉勤惰河南陜縣尹王仔以惰降職天歷二年察勤官内邱主簿等六人惰官濮陽縣尹等四人元重農政本元魏唐宋之制明以來不及也碑立元統二年四月

解州重修孔廟記

碑高二尺五寸二分廣一尺五寸二十四行行四十二字正書今在解州

解州重修孔廟記

賜同進士從仕郎晉寧路解縣達魯花赤兼管本縣諸軍奥魯勸農事知渠堰事野仙撰

晉寧路解縣儒學教諭尚脩齡書

國朝自　京師至郡邑莫不有學蓋學所以明人倫易風俗興禮義育人材亘古今而不可闕者也然人倫之明風俗

之易禮義之興人材之盛苟非郡守邑長之賢者其孰能於是哉夫解之為郡右黃流左鹽池與蒲接壤□□左試中土之□勝也元統改元秋覃懷耿侯來典是郡下車之後敬謁

宣聖廟而徘徊顧盼以禮殿賢廊講堂師舍類多疎漏不蔽風雨惻然有葺理之志至於公堂會監倅賓佐暨諸郡吏共議其事詢謀僉同如出一口遂命屬邑令長分督工役浹旬之間民不告勞而煥然一新郡之人士稱慶者皆曰是役也誠非耿使君知為政之本務勸學之先將見廟宇荒殘反不逮於屬邑其不至與朋徒怠散而鞠為園蔬者幾希及落成之日迺命野仙記之義不獲辞勉為次序其事而文諸石竊惟

孔聖之道同流天地□於堯舜垂憲萬世由是得以王者禮
令所在致祭廟宇之壞隨即修完官府明有著令有司因陋
就簡而能悉心奉行者幾何人哉公今既盡是職不惟仰副
聖天子崇儒重道之意又足以激勵後進向學之心功之所
補豈淺淺哉昔武城一小邑也子游尚以絃歌為教蜀郡一
僻地也文翁尚以學校興洽況今
堂堂天朝設科取士文風振古誠太平之嘉會而解又非武
城蜀郡之所比公既增飾廟宇興舉學校異時人材輩出禮
義成俗未必不由今日始在是役而服勤者亦宜詳刻於碑
陰傳諸不朽用勸樂與為善之人故併及之而遂為之記
大元元統三年七月二十四日解州儒學正許明立石
州吏皇甫著　郭德讓　喬從敬　皇甫吉　劉政　連

紹祖　孫好仁

吏目刁居仁

忠翊校尉晉寧路解州判官不□□

忠翊校尉晉寧路同知解州事倒□□

奉政大夫晉寧路解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奥魯勸農事

知渠堰事耿允□

奉直大夫晉寧路解州達魯花赤兼管本州諸軍奥魯勸

農事知渠堰事業先不□

武略將軍前晉寧路解州達魯花赤兼管本州諸軍奥魯

勸農事知渠堰事也力不花

古桐張義張信刊

按碑題賜同進士從仕郎解縣達魯花赤野仙撰解縣教

諭尚修齡書碑言元統改元覃懷耿侯來典是郡議葺宣聖廟浹旬之間煥然一新解州志文廟在城內東南隅金大定二十七年知州李愈重修劉制記元元統元年知州耿允翳重修達魯花赤記以此碑考之當云解縣達魯花赤野仙記末題大元元統三年七月二十四日解州儒學正許明立石吏目才居仁忠翊校尉解州判官不闕 忠翊校尉同知解州事倒闕 奉政大夫解州知州耿允闕 奉直大夫解州達魯花赤業先不闕 武略將軍前解州達魯花赤也力不花以解州志考之解州判官為不蘭奚志注元統三年以忠翊校尉仕解州判官同知解州為倒家奴志注元統二年以忠翊校尉同知解州解州知州為耿允翳志注覃懷人元統元年知解州解州達魯花赤為業先不花志注元統二年解州達魯花赤[illegible][illegible]碑野仙尚修齡許明也力不花州

志官皆同碑也力不花題前達魯花赤者元制州達魯花赤一員不得有二人以碑證史可得其確元史選舉志皇慶二年十一月詔行科舉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漢人南人作一榜第一名進士及第從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以下皆正八品兩榜並同野仙題同進士而階從仕郎（元史作從事郎）則從七品其成進士必三甲也碑立元統三年七月元史順帝紀元統三年十一月辛丑詔改至元元年此碑立是年七月在未改元前故得書元統

福嚴院法藏記

碑連額高四尺六寸七分廣二尺三寸五分二十五行行三十八字額題重脩法藏之記六字均正書今在鳳臺縣青蓮寺

福嚴院重脩法藏記

修造主僧通□

鄉士賀禄撰并書

濩澤郡之硤石太行之名山也其佳麗匪佗山可等曩有明師遠公擇是而處焉福嚴精舍權輿於此也考之他碑迄今八百餘載矣中間先後締構王宮梵剎曰堂曰殿曰室曰洞宏敞相接惟有所謂法藏者置大藏經之閣也歷世代之綿遠緣風雨之摧剥以致梁楹腐朽棟宇撓折將恐有就毀之患焉元統乙亥講經律論弘義大師住持講主秀公一旦欲補葺而更新之僧衆復從而樂翼之於是度費計工募材召匠競趨其役而無一倦焉耳檀越同之者爭施其財經始於是年之春比迨夏而告成焉腐朽者於是乎鮮撓折者於是乎平其功倍於前其固愈於舊峻簷危楹輪焉奐焉琉璃脊

光奪日月金碧吻勢踴蛟龍上凌蒼穹下瞰丹水旁顧峯巒
巍峩然峥嶸於霄壤之間其雄哉茲所以壯
佛宮而竦人之瞻敬也僧通口獨捐巳財造方匣幾七百箇
盛　聖經余五千卷其嚴整也無風雨之損其緻密也無虫
鼠之傷尊　佛敬法之懇到於斯尤見焉爰當換易梁楹棟
宇之初下則衆木相銜上有萬鈞之重難矣哉然一動之若
泰山之安舉之如鴻毛之易無纖毫之失其故何哉或者謂
匠氏智巧技藝之能也殊不知秀公貞如之德僧衆不二之
誠與夫恭勤精修之所感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越明年有
僧善裕通遇踵門求文以為記　僕辭曰予樸鄙不敏而所謂
文者末之學也僧曰豈冀為華藻而衒于人哉特紀其工役
歲月之實刻諸完青俾後之嗣功者有以知識之故書

大元至元二年歲舍柔兆困敦清和望日功緣主沙門僧
通□立石
贊成僧衆　師叔　善順　善俊　善福　善從　善喜
善才　善朗　善裕　通忠　通浩　通遇　通賛
院主通□　副寺通霑　通恩　師弟通千　通彥　通
湛　通詮　通昌　通琛　通讃　通儒　通連　通選
通證　通會　通鑒　通知　通良　通趄　通斌
通英　通賦　通威　通高　通昉　通雄　通賢　師
姪　妙誠　妙敬　妙方　妙果　然僧　羊兒　杲僧
錦僧
福嚴院廊下寺院　青蓮廨院　青蓮下院　淨隱寺
石虎寺　廣利院　在城開元寺　南關勝因寺　金村

顯慶院　高平縣淨福院　龍泉院　羊頭山清化寺

陵川縣古賢谷禪林院　寶應山聖感院　河內縣下綦

城天聖院

施主僧善廣施中統鈔五百貫　焦善祐施中統鈔四百

貫

敦武校尉晉寧路晉城縣達魯花赤兼管本縣諸軍奥魯

勸農事孛蘭奚施鈔五十貫

奉議大夫晉寧路澤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奥魯勸農事

翟光祖施鈔一百貫

奉議大夫晉寧路澤州達魯花赤兼管本州諸軍奥魯勸

農事忽都魯海牙施鈔一百貫

中奉大夫察罕腦兒等處宣慰使都元帥何淵施中統鈔

一百貫

石匠提控車斌弟車塋

校碑以元元統乙亥福嚴院住持秀公補葺大藏經閣僧善裕請賀祿作記而立末題大元至元二年清和望日立石澤州諸官有晉城縣達魯花赤孛蘭奚校元張在與絳州梁令嗣碑至正三年奚爲正平縣監縣郎達魯花赤奉議大夫澤州知州翟光祖奉議大夫達魯花赤忽都魯海牙中奉大夫察罕腦兒等處宣慰使都元帥何淵並見澤州南關觀音堂記官並與此碑合此碑題鄉士賀祿撰并書觀音堂碑題賀祿述并書然則祿固元末澤州之能文而兼工書者校光祖海牙賀祿均見職官選舉縣志備詳之此至元在元統後所謂後至元也元史百官志宣慰司掌軍

民之務分道以總郡縣有邊陲軍旅之事則兼都元帥府廣西兩江道海北海南道福建道八番順元等處察罕諸爾等郎察罕腦兒五府宣慰使都元帥三員擬其一也元宣慰司文行省一等今縣志淵邑人文宗本紀天歷元年十一月庚午復立察罕諸爾宣慰司此碑立後至元在天歷後與本紀合碑見通志金石記

觀音堂遺蹟記

碑連額高三尺八寸七分廣二尺一寸十八行行三十一字額題十二字均正書今在鳳臺縣青蓮寺

重脩南關觀音堂遺蹟感應記

粵觀音堂在澤城南門外偏左白雲北際偏右舊有基墟前抵道路北迤濩水西近城門東圍垣墻前代已經兵燹蕩平視若僻隙廡隅之地也大宋崇寧間僅有本州青蓮寺長老

鑒罄重舉功力木料磚甓起立觀音堂殿三間週延四阿環以廊舍及構前殿三間俱有佛像甚相具焉安慰僧衆凡遇

司暘遍度捍禦災祥無求不獲無願不從當為祝

釐嵩岳之壽也歷代燈傳輝映雲集昔至元二年八月初旬殿後水發㵎洚衝流將南關居民房舍渰傾官民憂懼幸得郡守達魯花赤忽都魯海牙親率官僚耆老人等恭謁觀音堂所祝禱祭祀遂感波息水止蒙郡守達魯花赤台旨給俸米鈔貫敦請青蓮長老福裕重脩殿堂一新永為本寺僧衆嘉闡觀音靈感洪誓之願特酹潮水消釋官民渴仰共樂慈貞遵行善俗古有諺語云下有海眼不可瀆犯從善之士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筏存歟斯徵是言使觀者起信焉

昔大元至元二年中秋八月上旬吉日

澤州郷士賀祿述并書

奉議大夫晉寧路澤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奧魯勸農事

翟光祖校正

奉議大夫晉寧路澤州達魯花赤兼管本州諸軍勸農事

忽都魯海牙

中奉大夫察罕腦兒等處宣慰使都元帥何淵同施功德

青蓮寺募緣住持沙門福裕立石

石匠王志信刊

校碑言觀音堂在澤郡南門外舊有基址宋崇甯間本州

青蓮寺長老鑒巒重起立校青蓮寺据縣志在城東南三

十五里硤石山隋惠遠說法道場而此堂之起志不列碑

云至元二一年八月初旬殿後水發郡守達魯花赤忽都魯

海牙恭謁觀音堂祝禱波息水止給俸鈔重修又云下有海眼不可犢犯今鳳臺縣志水圖有海眼水即此水碑題澤州鄉士賀祿述并書縣志祿元鄉貢進士知州翟光祖達魯花赤忽都魯海牙宣慰使何淵均見縣志並見福嚴院法藏記碑見通志金石記

清風亭記

碑連額高四尺八寸廣二尺七分二十七行行五十一字正書額題新修清風亭記六字篆書今在陽城縣

大元澤州陽城縣新修清風亭記

進士□闕衛元凱撰

孫□昌書丹

郭楷篆額

陽城郛郭之東居民廬室之間其地負崵而高爽□闕敞古

有義勇武安王廟巍然面其南峯巒拱揖川陸環抱雲烟之狀草木之華望之不窮西隅諸山遂浮天宇若禹貢所載析城又山之奇絶者也廟之庭除有泉水出焉味甘且洌汲飲者殆百家用之莫竭鄉人於近北建龍祠以祭之元統改元五月本縣主簿禿必歹將仕贊治是邦政教畢舉民皆□會一旦因休暇敬□祠下瞻拜禮意遐觀俯視覩西山之佳麗泉水之澄澈怡然而樂乃屬其耆德衛珪等告之曰古人立祠於此□宜要靈又得名湫其亦罕矣予欲構亭以庇之汝等若何衆皆欣諾而言曰先有古泉前臨通衢比歲頹廢而有嗽齧□漏莫能止水前縣尉張公疏鑿于廟庭之中爰汲是謀永卒其願受代而去幸吾賢亞府特啓丹誠豈非神明陰相之力□於是鳩工掄材以興厥役趨事赴功者不名而

集方其經始之際輿議復以迫近祠宇具白于公乃卜故蹤之傍别圖浚拓鑿以□□之竇穴地為竇俾相通貫引水注之于茲汲者咸以為便往來途路之人一勺入口塵積頓消泉之四周東西北三面連接廟庭壘石為基高丈餘延袤如之南向與街平建亭于貞珉之上重簷複栱勢若翬飛鴛瓦參差吻脊旁午日光燭之閃爍璀璨耀乎空碧粱棟榱題飾以金碧上下煥然一新廟基之高者夷之卑者堙之方隅之缺而未正者補之張公所鑿之泉公重加修葺通乎庭宇之間以識其源亭之中起埭假山寓以玉泉之號于上肖設閻王之像以彰神化又置觀音之容□乎北以瞰亭中之井觀者異之堂陛廊廡悉與修完有級有序由公之心匠素有成規經畫之功也亭之東乃神之戟門有居民一區為之阻

蔽公以高價償其主俾撤其室口以佳木直抵前溪望之翁
然衆口稱便是役也始於至元乙亥夏四月落成於明年五
月既望是日公與客咸造其亭凝眺之頃真可以開滌靈襟
助發神觀令人翛然有出塵之想因舉酒為樂有風颯然而
來客謂衆而言曰古人有南風解愠之詩信哉斯言公之善
政亦猶此清涼之風消釋炎酷亭不可無名宜扁曰清風非
惟一舉而兩盡其美亦可表神之英靈聞者咸以為然客又
言前賢游宦之邦凡興造亭榭樓觀載之傳記甚多如歐陽
文忠公守滁州名其亭曰醉翁蘇文忠公知扶風亭名喜雨
又如范文正公狀岳陽之景朱文公記曲江之樓流布後世
為之美談雖古今人品不侔風景各異吾判簿公獨能致其
高山景行之思以繼賢踵誠可嘉尚書載六府水為之先易

設井卦特發勞民勸相之義示民法井之德深矣公能黙契
其理斯亭也寔能壯觀神宇為一方之勝槩登乎此者有以
導迎清曠是皆可紀嘱予為記僕竊思金石之文本以傳之
永久苟非其文不如不記之為愈也再三辭謝僉曰文以紀
實必待鴻儒椽筆如名公先正之文雖曠世不可復有恐終
不得而記之也祈請益堅不肖忘其固陋直書嘗建始末謹
俟來哲公蒙古人氏大父玉罕珠佩虎節長萬夫鎮遼東父
脫脫結知
仁主遠使朔漠敬迓
武宗皇帝累蒙恩賞尚吳王公主積官順德少尹公歷補是
職年甫三旬才識明敏政蹟昭著是又當書
至元丁丑八月吉日衛王懿衛益李□□王福張義趙政

衛容衛□成恩喬□李□成海劉汝舟□王□衛義衛世

明立石

維那河東漕府掾李世興衛□

監督工役楊貴助緣本縣騎兵提控□□

明威將軍鎮守武昌路平陽太原萬户府萬户鄭□

石匠提控潘□刊

按碑題進士闕衛元凱撰孫闕昌書丹郭楷篆額陽城縣志衛元凱性清介有學行積書盈室恣覽其中元統間登進士嗜學砥行以壽終縣志選舉表元凱元統癸酉進士又見宋翼成湯東廟記書者孫闕名成湯東廟記題進士孫德昌書丹疑即其人又縣志元清風亭在東關青陽坊下有玉泉元時丞相脫脫之子禿必歹來為縣主簿建進士衛元凱為記

按即此碑碑言元統改元本縣主簿禿必歹將仕贊治是邦政教畢舉按縣志主簿禿必歹任年與碑合碑又云前縣尉張公疏鑿于廟庭之中按縣志至順三年有縣尉張荅兒碑末云公蒙古人氏大父玉罕殊佩虎節長萬夫鎮遼東父脫脫結知仁主遠使朔漠敬迓武宗皇帝蒙恩賞尚吳王公主積官順德少尹按仁主即謂元仁宗元史武宗紀大德十一年仁宗誅阿岱奇咊等遣使迎帝而不言人名以碑證之可補其闕仁宗紀大德十一年三月丙辰帝率衞士入內召阿固岱等戊辰伏誅乃遣使迎武宗於北邊諸王表濟王圖列納大德十一年封皇統元年改封吳王脫脫所尚者吳王女也（本紀圖列納封吳王在皇慶元年正月戊午）縣志以此脫脫爲郎丞相脫脫則殊不足據按元武宗以後丞

相名脫脫者凡二一爲至大尚書右丞相脫脫一爲至正中書右丞相脫脫皆無爲順德少尹事尚書左丞相脫脫卽康里脫脫爲武宗所信先入大都又爲仁宗使奉迎官位已崇不得爲順德少尹自別一人碑末題至元丁丑八月吉日立有明威將軍鎭守武昌路平陽太原萬戶府萬戶鄭闕桉鄭鼎世襲平陽太原鎭武昌萬戶見元史及縣志天歷用兵昂霄已拜湖廣行省參政延祐元年階定遠大將軍此碑題明威將軍則非昂霄可知縣志鄭濤昂霄子襲萬戶進明威將軍或卽其人桉丁丑後至元三年碑見通志金石記

八撒兒德政碑

碑高三尺一寸五分廣一尺七寸五分二十四行行四十四字正書今在聞喜縣東鎭

昭勇大將軍萬戶八撒兒德政之碑

徵事郎晉寧路平陸縣尹丁卯進士頻陽張敏撰

古桐張希良書

公忽神氏幼字八撒兒以先世奉

詔駐兵平陽今聞喜東鎮遂第居焉公始祖孛□溫那延侍

太祖聖武皇帝啓運征伐曰塔察兒火魯赤曰□里虎歹曰

禾都歹曰客里察兒曰阿魯灰□公之祖曰亦乞里歹公之

□也

列聖以來翼□天討預有力焉豐功盛烈意者已載信史矣

公以勲臣鉅家賞以世及襲爵為萬夫長嘗以軍功資歷階

陞昭□□人英姿卓偉氣略宏深臨下以簡行法以信與人

交□□□隸麾下者千夫長十有二翼一軍□總把□公自

涖職二十餘年以廉潔持身□於御衆之道撫士之方輿情

莫不懷允迺有耆老廣淵等以狀來□謂秋滿而碑去思□
制□也此非有司之交承淵等老矣恐不能□□□文諸石
念德之不□也幸毋讓□□欽惟
皇元平定海宇六師之衆各從其萃分布四方防禦□國故
公之所統軍戶有千詞訟與決無濫皆稱無所阿枉及調遣
吏卒常歲守衛皆感有所平均於編戶也則禁制軍吏無繁
役使之擾於畜牧也則地限芻茭無蹊人田之弊而又移建
廨宇雄敞爽闓財不殫而功用多督築鎮北之堤以備居民
之水患至若鈐轄將士□畏嚴明里□名流推服雅量擧是
数端而衆美之萃浹於人者槩可知已竊嘗惟□□德之重
威愛之著也威□設則軍政整肅愛之施則士類悅附故虎
貔熊羆之喻垂贊於史氏之書腹心干城之歌貽□於詩人

之曰此公之宣力於□也有威而不畏懷輯於下也□愛而惠人宜乎耆宿佩戴而紀德之不墜也然聞公之祖宗佐命之始不妄殺不誅降嘉聲仕世溢人耳目一家忠孝藩衛王室尤見公之為德其所由來遠矣昔范曄謂漢耿弇累葉以功名□終何其獨能隆也以今揆之良有以□□□其頌系之以詩曰

於赫　聖元　闓□帝籍　爰降虎臣　勲集允碩　慶延于嗣　珠符奕□　來裔克承　載揚祖式　□□于宣　德遺惟澤　衆安且平　措所于獲　有耆有耋是荷是懌　何以報之　□□□石

時大元至元□年歲次丁丑冬十二月　日耆老等立石

甘泉張義刊

校碑題昭勇大將軍萬戸八撒兒德政之碑八撒兒元塔察兒六世孫爲河南淮北蒙古軍萬戸見遷修洞霞觀碑又題徵事郎晉甯路平陸縣尹丁卯進士頻陽張敏撰古桐張希㝷書甘泉張義刊元史百官志昭勇大將軍正三品徵事郎從七品平陸縣續志元陳谷張侯善政記張侯名敏字叔重平陸縣志張敏耀州人至順進士初授解州判官拯恤荒饑調聞喜改平陸尹有惠政民爲立碑校敏自聞喜改平陸故得爲八撒兒撰碑校丁卯元泰定四年元史本紀泰定四年三月丙午廷試進士阿恰齊李黻等八十五人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以敏書銜考之則阿恰齊榜進士元史本紀大德九年五月以地震改平陽爲晉甯此碑後至元立故得書晉甯張希㝷已見延祐七年聞

喜補宣聖廟碑書銜爲生員大德五年冬十月定生員散
府二十人上中州十五人下州十人元聞喜屬解州解爲
下州希艮當在十人之列至元未定諸州生員額故希艮
此碑僅書名甘泉在聞喜縣東三十里亦見縣志碑言公
祖有塔察兒火魯赤以元史考之即塔齊爾　欽定本元
史本紀注塔齊爾原作塔察兒曰闕里虎歹即元史塔齊
爾傳之子必里克台原作別里虎解者曰宋都歹即元史
塔齊爾傳之次子宋都木達原作宋都解者元史本紀至
元十二年七月癸未敕蒙古萬戶宋都木達取江西則八
撒兒先代固世有勳者碑言駐兵今聞喜東鎭遂第居焉
聞喜縣志上下東鎭距縣三十里即其地又碑云渠鎭北
之隄以備水患縣志甘泉渠溉交水口上下東鎭背後田

疑郎此水碑以縣耆老虞淵等狀公德政而立碑末大元
至元下闕年分以歲次丁丑考之則至元三年聞喜縣志
補有此碑見通志金石記

洞霞觀記

碑高三尺二寸七分廣一尺七寸二分二十
一行行四十九字正書今在聞喜縣張家峪

遷修洞霞觀記

河間路長蘆都轉運司儒學教授柴緝熙撰
崇教明真大師前聞喜縣道門提領兼本宮提舉吉元德
書
思齋昌黎裔韓思遠篆
皇元開國之初以道济天下雖将帥亦以不殺為心極彼焚
溺歲壬辰行

省兵馬都元帥塔察兒忽神公平汴而西大河東分置營幕
聞喜之東鎮寔燕秦衝要去鎮僅五里南山下因家焉遂大
築周垣廣尋崇倍樓其四隅中堂壯麗戟門外引涑流以為
限其威武四徹過者凜然後公感言於宅相若有所忌因附
鎮而居焉聞景雲宮觀妙大師韓志謹暨保謙大師劉守柔
洞微大師吉抱一道業邁□等為衆所推以遺宅畀焉俾為
祈禱之所又割田四旁以歲入廩其有衆于以延
國祚于以祐雲仍此公立觀之意也蒙
真常大宗師賜額曰洞霞方經始庤材命工營造韓遷解化
未幾吉亦繼之門人楊元亨仇懿明僶俛先業相與同謀協
力前後為二殿屹然對峙儀像飾以金碧燦然一新兩廡翼
若至靜室庖庫井井有序外三其門以㕔衆望積十稔而後

完時至元十八年也迨延祐乙卯秋霖雨連月地瀕涑沮洳由是水泛溢垣傾基圮不可以居衆苦之議欲遷焉卜龍山惟吉其勢喙長川腋逐谷形勝罕出其右其地忽神氏主之主觀者李洞玄楊洞寧楊洞瑄及張洞山郭洞嵓詣公六世孫今蒙古軍副都萬户昔里伯吉昭毅與萬户入撒兒昭勇啓以墊溺之患及其先公立觀之意俱允其請而樂施焉乃經理區畫使崇卑豐殺咸得其所悉聳故區之材而觀於其巔凡殿庭儀像一切興建與昔不少異至爽塏軒豁四顧斯然巍乎若壓巨鼇之首則胥壞不侔矣洞瑄等恐世遠昧所自立具事本末謀記諸石請予文者三返而益勤焉予作而嘆曰忽神氏重道純至以膏腴之田輪奐之居視猶一芥而不惜寔人所難也中遭傾圮幸其孫昭毅昭勇克紹厥志而

成就之此又難之尤者噫彼拔一毛而不為與夫簞食豆羹
見於色者可同年語邪洞瑄等以先師營建之勤不忍淪覆
於地艱辛百至捨其舊而惟新是圖其志亦可嘉矣較之弗
肯堂搆以逸自居者相去何其遠哉是役也可謂一舉而衆
美具焉其昭示永久也宜矣

旹大元至元三年歲次丁丑十二月　日知觀張洞山知
庫郭洞嵓等立石

功德主昭勇大將軍河南淮北蒙古軍萬户八撒兒
功德主昭毅大將軍河南淮北蒙古軍副都萬户昔里伯
吉

甘泉北上社張信刊

按碑題河間路長蘆都轉運司儒學教授柴[illegible]熙撰崇教

明眞大師吉元德書思齋昌黎裔韓思遠篆碑言皇元壬辰行省兵馬都元帥塔察兒平汴而西大河東分置營幕元史塔齊爾傳一名布展居官山伯祖父博囉罕舊作博爾忽淇陽王碑作博爾渾從太祖起朔方直宿衛爲和爾齊即火魯赤由是子孫世居其職塔齊爾即塔察兒元史本紀其從孫也驍勇善戰幼直宿衛故八撒兒德政碑稱之曰塔察兒火魯赤大兵伐金塔齊爾從師授行省兵馬都元帥分宿衛與諸王軍士俾統之下河東諸州郡濟河破潼關取陝洛壬辰從渡白坡睿宗與金人戰于三峯山大破之詔塔齊爾進圍汴城癸巳金主遷蔡州塔齊爾復率師圍蔡甲午滅金遂留鎭撫中原分兵屯大河之上以遏宋兵戍戍卒按壬辰金天興元年天興二年正月崔立以汴降元碑言壬辰平汴舉元帥圍汴之年按史言分兵屯大河之上者即碑所云大河東分

置營幕也史不言居東鎮而碑言之可補史闕（又按金史續通鑑諸書主平汴之功者蘇布特塔齊爾特其佐宋紹定六年八月蒙古都元帥塔齊爾使王檝約攻蔡州十一月已巳塔齊爾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端平元年正月入蔡孟珙與塔齊爾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並見續通鑑是滅蔡之功塔齊爾實專之碑不言滅蔡而言平汴與史異）又按碑公惑於宅相若有所忌因以遺宅畀景雲宮觀大師韓志謹等爲觀賜額曰洞霞延祐乙卯秋水泛溢不可以居卜龍山惟吉主觀者詣公六世孫昔里伯吉八撒兒請其地而遷觀焉聞喜縣志洞霞觀在城東晁村元至元三年建據此碑遷建言也碑末題至元三年歲次丁丑十二月日立石功德主昭勇大將軍河南淮北蒙古軍萬戶八撒兒昭毅大將軍河南淮北蒙古軍副都萬戶昔里伯吉元史百官志河南淮北蒙古軍都萬戶府延祐五年定置都萬戶一員正三品副都萬

戸一員從三品昭勇昭毅大將軍正三品武階此碑通志

金石記閻喜縣志補縣志斠皆見金石記忽神𢁉察兒之

旭申校元明善淇陽忠武王碑作許愼氏此碑題至元者

欽定本作學順氏譯音互異其實一也

順帝之後至元又碑有韓志謹即書三靈侯廟碑之洞霞

丏叟昌黎裔志謹又累見元初碑校𦍒思遠亦稱昌黎裔

疑即韓志謹之後人